

## 第四十八章 鴻門宴上道春秋（一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抱月樓三樓靠東一麵，是一大片花廳，半截樓臨著空，正好可以看見樓下一樓的大廳，那張寬大的胡人毛毯，在樓下泛著腥膻的紅色，別有一番風味。

今日樓中有貴客，所以這半片花廳便被騰了出來，入花廳的時候，二皇子的眼睛下意識往門上望了望，看見上麵用金漆新寫了兩個字，不免有些好奇，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。

“鴻門”

範閑身為主人，平靜笑著將眾人迎入廳中，花廳用屏風和懸絨簾隔開，熱氣蒸騰，諸位大人物一進花廳，便被身旁的姑娘們脫了身上的大氅衣裳，隻穿著件內裏的單衣。

足夠了。早有各式精致的茶水點心擺在桌上，用的盤碟也是江南的好物事，盛酒的是極品的玻璃杯，盛的酒是天下最為昂貴的烈酒五糧液，身旁服侍的...姑娘們個個國色天香，溫柔靜默。

太子自然坐在最尊貴的位置上，他望著範閑笑罵道：“也就是你才有這般好的享受，瞧瞧這裏的物事，都是三大坊出來的，宮裏還指望著換銀子，哪裏敢像你般不要錢的花費。”

慶國民風純樸，而連帶著皇族官員們也多了幾絲自謹，全然不似北齊朝廷那般豪奢，像範閑今日設的這宴，確實是有些逾矩。眾人心知肚明，如今的內庫便在範閑的一手操控之下，調些用度自然沒有什麼問題，隻是不清楚太子殿下笑瞞瞞地這般說著，是不是在暗刺什麼。

範閑麵色不變，笑著說道：“這享受還是得抓緊享受一些。”

薛清自然坐在左手方的第一張桌子上。他今日是奉旨前來看戲，自然不會在意什麼，加之久在江南，似這等享受也是慣了。看著京中這些大人物的讚歎之意，不由唇角微翹，笑了起來，心想京都居大不易，可惜享受卻是遠不及江南。

宴起，姑娘們安靜無語，開始為各桌上的客人布菜斟酒，雖說這兩天經過了特訓，但猛一睜眼，便看見了大慶朝這麼多大人物。姑娘們地心中依然止不住地有些緊張，紅潤的雙唇抿的緊緊的。

這座上地皇子、官員都曾在\*\*\*場中打過滾，隻是忽然這麼多人聚在一個廳裏。實在是有些叫人不知所措。

其實座上客並不多，約摸十餘人，每人身邊坐著位姑娘，身後跪坐著一位親隨，卻也將花廳裏占的有些滿了。

服侍範閑的不是旁人。正是抱月樓的掌櫃，桑文桑姑娘。

今天這種場合，自然不好意思一開場便喝三說四。酒令連連，摸乳撫臀，尤其是薛清和樞密院的兩位副使在此，年輕貴公子們都還有些自矜身份，場間一時有些安靜，有些沉悶，隻是談著朝廷裏的一些閑散笑話，比如舒大學士昨個兒又醉倒在雪街之上雲雲。

反正舒蕪性情疏朗，不在意晚輩們如何取笑。

沒有人敢拿這幾位皇子和範閑說笑話。尤其是範閑，所有人都還在猜測今兒這頓的真實目的到底是什麼。

一片尷尬之中，薛清自顧自飲著酒，捉著身旁姑娘的小手玩弄著，這位大人頓時脫了官場之氣，多了幾絲中年浪子的感覺，看來當年地書閣學士也沒少與紅樓骷髏們作戰。

二皇子淺淺飲了一口，望著對麵的範閑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安之啊，一年沒來抱月樓，發現這樓裏的姑娘比以往倒是漂亮了不少。”

...

場間氣氛頓時為之一鬆，範閑與二皇子，總得有個人開頭說話才是。

“扯淡。”範閑笑罵道：“就今兒這陣仗，要這一家抱月樓就侍候好你們，沒那個可能...不瞞諸位，今兒這樓中十三位姑娘，也不僅是我樓中地女子，但凡京中最出名的女子，我全請了過來...不論是流晶河的花舫，還是教坊，今夜出了這樓，你們要再能找出一位當紅的姑娘，我便輸了。”

眾人一怔，心想這倒是好大的手筆，不是說花錢地問題，而是在這短短一天之內，讓京都的\*\*\*行當乖乖地供出自家最出名的姑娘，範閑地威勢，果然到了令人...發指的程度亞...

眾人側臉一瞧，隻見身旁姑娘各自含羞低頭，仔細瞧了兩眼，大家忍不住都樂了起來，認出了此乃流晶河上某人，彼乃教坊司某位小姐，都是老熟人了。

隻有二皇子的眼神黯淡了一下，說來荒唐，今樓上十幾位姑娘當中，竟有四位姑娘屬於世子弘成以前負責的流晶河事宜，隻是後來袁夢死在江南，石清兒反投範閑，李弘成被靖王禁足...

他抬起頭來遠遠看了範閑一眼，隻見範閑麵色平靜，隻是眸子裏似笑非笑，一時不清楚範閑是想通過這件小事情示威，還是有什麼別的想法。

二皇子微微一笑說道：“抱月樓經營得方，想來全靠桑姑娘巧心慧眼，在下敬你一杯。”

說完這話，他舉起手中酒樽，遙相敬範閑身邊的桑文。

以他皇子之尊，自稱在下，倒也符合他慣常的溫柔作派，而且此在\*\*\*場中，若一味論尊卑也沒個意思，眾人倒不在意，隻是在意...為什麼這第一杯便要敬桑文？這將今日的主人範閑放在了何處？

此時桑文正靠在範閑身邊，挾了一柱青苔絲兒往他唇裏送，驟聽這話，不由一怔，回頭看了範閑一眼。

範閑微笑點頭，桑文站起身來，向著二皇子微微一福，飲盡此杯，不待二皇子多話，又自斟一杯，請了坐首位的太子殿下與大皇子。

太子殿下今日有些古怪，隻顧著與懷裏佳人打趣，那佳人被這一國儲君哄著，渾身上下早已軟了。太子看來很是得意，根本不怎麼理會宴席上二皇子與範閑地暗波洶湧。

而大皇子與桑文喝了一杯，卻歎了口氣。

二皇子麵色不變，微笑說道：“今日難得諸朋在場，總要有些助興的節目，桑姑娘自從成為抱月樓掌櫃之後，我京都眾人便再也沒有這個耳福，不知可不可以請桑文姑娘清唱一曲。”

桑文微微一笑，那張溫婉的臉平靜著，站起身來，正準備去取琴，卻不料手卻被範閑拉著了。

範閑拉著桑文的手，靜靜看著二皇子，說道：“桑文現在不唱曲了。”

桑文一怔，心想何必因為這種小事鬧得宴席不寧？她自幼便是位唱家，早習慣了在宴席之中獻唱，一時間卻忘了，範閑卻是個最不樂意讓自己人去服侍他人的主兒。

二皇子皺了皺眉，那張好看的臉上閃過一絲不解，似乎沒有想到範閑會如此強硬，宴度開後，彼此都在試探著態度，他也想知道，範閑今次回京，究竟準備如何，這才連番說了兩句話。

不料範閑的應對，竟是如此的煞風景。

範閑看了二皇子一眼，心道今日這風景是自己做的，但目的...就是為了煞風景。坐在他下首方的太常寺正卿任少安拉了拉他的衣袖，提醒他注意一下，他也隻是笑了笑。

樞密院副使微微眯眼，說道：“冬範大人這話說的...難道以幾位皇子的身份，讓這姑娘家獻上一曲，又能如何？”

範閑當日在樞密院前一番對峙，早已讓他與軍方產生了一絲裂痕，尤其是山穀狙殺之事一日不查明，雙方一日不得安寧。

慶\*\*人向來簡單直接粗暴，這位副使姓曲名向東，乃是當年最後一次北伐的先鋒官，厚厚軍功在身，自然也不害怕範閑的權勢，此時聽著範閑說話冷漠，便出言相刺。

範閑卻也不怒，隻是笑著說道：“桑姑娘如今隻在陳圓唱曲，曲副使如果想聽，自行去京外問陳院長去，問我卻沒有什麼用處。”

陳院長這三個黑光閃閃的大字拋將出來。二皇子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，而樞密院副使也是麵色一變，將接下來的狠話硬生生吞進了肚子裏去。

“喝酒！”

一片尷尬之中，於無聲處響驚雷。一直沉默了許久的大皇子忽然舉杯大喝一聲，他本就是軍中出身，性情豪邁，今日本想彌補一下範閑與軍方地關係，同時想讓幾位兄弟間的縫隙能夠小一些，但一見席上又是如此古怪形狀，胸中自有一股莫名怒氣上湧，大喝說道。

樞密院二位副使也是軍中出身，豪邁處不遜於人，略一皺眉。將手中三兩左右的酒樽一飲而盡，反腕相示範閑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置樽口於唇口。緩緩相傾，速度雖慢，卻毫無停歇，清泉入湖，杯傾酒盡。

首位上的太子殿下無可奈何地端杯向大皇子說道：“大哥。我是正在喝，你這一大聲，險些把我杯子裏地酒嚇出來了。”

眾人大笑。

太子殿下又向樞密院那兩位副使笑道：“你們也別想著把軍中那套搬到抱月樓來。本宮知道你們與安之彼此間有些怨氣，可這事情一日沒查明，臣子之間，何必置氣？就算置氣，也不要拚酒。”

他指著範閑，笑望著樞密院兩位副使：“難道忘了？前年在殿下，小範大人可是一夜飲盡三千杯，把北齊那位侯爺喝成了個死豬，要說到酒量。安之可不會怕你們這些軍中的老爺們兒。”

辛其物身為東宮之人，知道主子想做什麼，趕緊跟著湊趣說道：“二位將軍，我倒是覺得與小範大人拚拚酒無妨，小範大人自那夜後不再作詩，如果能灌得他再做三百詩，讓半閑齋詩集再有續篇，樞密院可算是有大功於天下...隻怕陛下都會高興無比。”

此話一出，眾人齊皆讚同，就連薛清也來了興趣，邀著範閑喝了幾杯，又逼著樞密院兩位副使與範閑拚起酒來。

一通酒水灌下去，場間的氣氛頓時活躍了許多，而範閑喝酒的豪邁勁兒，也是讓那兩位樞密院的大人心裏痛快了少許。

便在此時，二皇子忽然笑著說道：“說到安之從那夜後不再作詩，實在是天下的一大損失...不過聽說安之在北齊的時候，倒給那位北齊聖女作過一首小詞，不知是否真有此事。”

這是去年間整個天下最出名的一樁緋聞，北齊人是心裏不痛快，南慶人卻是心裏無比快活，聽著這話，一幹飲的有些微醺的大人物們都鬧將起來，非要聽範閑說說這故事地具體情節。

範閑笑罵了兩句，自然不肯細講，隨意糊弄著，眼角餘光卻瞥了一眼太子殿下，心下有些詫異，這位太子殿下果然比前兩年出息多了，隻是太子殿下如今手中實權漸少，就這般看著自己與老二鬥...想收漁翁之利？可他的信心是從哪裏來的？他又不是他爹。

...

酒宴漸殘，眾人意氣漸發，大皇子站起身來，抓著那些人硬逼對方喝著。範閑偷笑看著這一幕，心想這位大約是在王府上被北齊大公主管教地太嚴，今日好不容易有機會出來瀟灑一番，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。

範閑又看著太子似乎有些醉了，而二皇子卻依然保持著清明的神態，不由微微一笑，開口說道：“一年未回京都，頗有些想念京中諸位。”

他神態忽地一變，黯然歎息道：“可惜尚未入京，便遇賊人偷襲，我手下亡了十餘人，這些人都是監察院屬官，朝廷的人才，在江南為朝廷辛苦辦事，好不容易要回京都與家人相聚，卻慘死在京都城外十數裏之地...那些在家中盼著他們回來的婦人稚童，隻怕這時候還在家中悲苦度日。”

他舉起杯中烈酒，一飲而盡，沉聲說道：“一念及此，這酒...還真有些喝不下去。”

本是喧鬧不止的抱月樓三樓花廳倏地一下靜了下來，知道今天晚上的戲骨終於到了。

...

離抱月樓約有五裏地的一條安靜小巷，巷口巷尾，驟然出現了一群黑衣人，將小巷堵地密密實實。

領頭的沐鐵沉著臉，看著小巷中的那三人，指著領頭那人說道：“你可叫楊攻城？”

領頭那人的右手緩緩按上腰間的鼓起處，冷漠說道：“正是，有何指教？”

沐鐵露齒而笑，黝黑的臉上閃過一絲古怪的味道：“確認一下閣下八家將的身份，以免殺錯了人。”

然後他閃身離開，巷頭巷尾的兩群黑衣人沉默無聲衝了過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